



静美定安 祥和家园

到世界行走，只为定安停留

海南定安被誉为海口的养生后花园，宛如一块明珠镶嵌在海南岛上。从海口东线高速路只需听半个小时的CD歌曲，走34公里路程，就可达到集养生与美食为一体的魅力定安。

在这里，你可以“贪婪”地呼吸着空气质量常年保持在国家一级以上的新鲜空气；品尝到定安十大美食，感受舌尖上的诱惑；泛舟南丽湖，喝杯咖啡度过美好的丽湖时光；问道文笔峰，在繁华闹市中寻得一刻安宁；聆听琼剧韵，享受琼剧之乡来到的视听盛宴；品味三色文化，绿野仙踪的百里百村，红魂不朽的母瑞山革命岁月和古香古色的探花故里，让你乐不思蜀，解你心忧。到世界行走，只为定安停留。

唯定有安，唯有定安

■ 张隽

来海南岛很多次，到定安却是头一回。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也好，椰风挡不住也罢，海南给外来游客的印象多是它鲜明的热带气候，能够为人们在天寒地冻的季节，在身心劳顿的时刻，有个转换心境和休养生息的选择和去处。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三亚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然而，这次《人民文学》采风团远离三亚，选择到五指山以北、省会海口的后花园——定安县。为什么是定安？采风团两天多的走访，让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些答案。

“龙起之地”是定安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标签。元朝至治元年，因宫廷权变，图帖睦尔（即后来的元文宗）被无辜牵连，贬至海南。海南岛在我国唐朝末年至清朝一直是历代罪臣，贬官最偏远的流放地，也是历朝历代贬官最畏惧的地方之一。被贬者往往历经长途跋涉，失魂落魄，无法逾越精神磨难和心理障碍而郁郁寡欢，多半抱恨含冤死途中。公元一三二一年，年仅十七岁的图帖睦尔被贬逐海南，从元大都（今北京）到海南，没有航班，没有高铁，也没有高速公路，更没有海上航线，几千里陆路行程，昼夜舟车，风餐露宿，人情冷落，危机四伏，几个月的时间，才过琼州海峡到达海南。在琼州府，图帖睦尔寄居篱下，百无聊赖，虽然远离宫廷争斗，但依然常常陷入窘境。

《正德琼台志》记载：“元帅

陈谦亨家有侍娃，名青梅，通词翰，善歌舞，声色并丽。至治间文宗在潜邸，慕之。尝示其家，以覬窥之。意不就，因赋诗云：自笑当年志气豪，手攀银杏弄金桃，溟南地僻无佳果，问着青梅价亦高。”堂堂的王室贵胄，被一个定安侍女拒绝，让图帖睦尔在被贬之后更加失落。青梅的牛气从何而来？生于官宦之家的她，父亲遭奸臣陷害后，家破人亡，方沦为侍女。她自幼熟读诗书，能歌善舞。有“定”有“安”的成长与生活，造就了青梅欲“安”先“定”的生存哲学——面对气宇轩昂的异族男子，哪怕贱为侍女，也要规避。遥想当年在大都，尝遍人间佳果的图帖睦尔，却在海南落魄到连酸涩的青梅都吃不上。

这是定安女子给王室贵胄上的第一课——“定”，遇事不定，何以安？

尽管图帖睦尔是蒙古人，汉文化修养却大大超过皇族的其他人。他喜欢亲近儒士，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，通儒经，善书法，对历史非常熟悉，这种汉化背景使他沾染了很重的人文气。不久，他远离陈谦亨元帅府，到青梅的故乡定安南雷响（今定安县岭口镇九锡山村）游玩，寄情山水以忘忧。在南雷响，图帖睦尔遇到了响主王官。王官是唐渡琼始祖“五大名臣”之一王震公的二十一世孙，世居岭口地区南雷响。因为厌恶争权夺利，王官归乡隐居。他恪守节俭，待人以礼，

又因“臂力过人，善于长矛骑射”，被推为南雷响主。图帖睦尔被贬，让很多人敬而远之，王官却时常以尽地主之谊为名来陪伴他，渐渐两人便成了忘年之交，经常结伴同游，足迹遍布远近的山山水水。当得知图帖睦尔爱慕定安女子青梅，求之而不得，王官精心策划，“为支出三百金以聘青梅”，成就了一段皇子与侍女的旷世爱情传奇。这是南雷响主给图帖睦尔上的第二课——有“定”必“安”。

元至治三年（公元一三二三年），铁失、也先铁木儿等人发动宫廷政变，杀死英宗，迎晋王也孙铁木儿为泰定帝。图帖睦尔因而得幸，旋即于泰定元年（公元一三二四年）从琼州被秘密召还至潭州（今长沙），复命止之。居数月，乃还京师。十月，封怀王，赐黄金印。泰定二年正月，又命出居于建康（今南京），后迁至江陵（今湖北江陵县）。泰定五年（公元一三二八年），泰定帝晏驾上都，时掌枢密院符印的燕铁木儿为报答当年武宗（图帖睦尔的父亲）的恩宠，力排众议，兵镇乱党，拥立图帖睦尔为帝。

图帖睦尔是个念旧和懂得感恩的人。为报答王官当年的礼遇之恩，他于天历二年冬十月癸卯下旨将定安升格，“改琼州军民安抚司为乾宁军民安抚司，升定安县为南建州，隶海北元帅府，以南雷响主王官知州事，佩金符，领军民”。他册封青梅为

妃，钦命进京。但青梅命薄，赴京途中客死杭州。失去青梅，远离海南定安之后，文宗方寸大乱，终日闷闷不乐，借酒消愁，短短五年，两次继位，二十九岁时驾崩，以帝王之位印证了无“定”便无“安”的生存哲学。

南建州设立之后，所辖之地甚广。东连会同、乐会（今琼海）、文昌，西接澄迈，南至五指山、琼中、白沙，北抵琼山，几乎管辖了大半个海南。元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，尤其是元朝后期六十多年间，黎族人民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多次，小乱则更频繁。元文宗任命王官管理中部黎族山区，除了报答礼遇之恩外，也有缓和民族冲突、安定海南一方的考虑。王官被封为世袭知州后，常常亲自带兵出征，剿匪征伐，后战死沙场。其子王献燎、孙王廷金先后袭职任南建州知州，为报君恩，也都捐躯沙场。一家三代，满门忠烈，这又是定安人民有“定”便有“安”的鲜明体现。

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湛如法师曾经说过，凡事切忌急功近利，人生应享受慢的乐趣。他认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两条命，一为“身命”，即身体，需要养育；二为“慧命”，即心灵，需要教育。“身命在于运动，慧命在于静定”，法师如是说。

人生如此，社会发展、国家治理乃至世界走向，何不同理？数百年过去了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大格局下，定安人民依旧保持着一种淡定的慢生活状态，这正是先定后安、唯定有安的传统

文化得以继承发扬的表现。定安县地域面积不大，一千一百八十九平方公里；人口不多，三十四万人；经济总量不大，二〇一三年上半年，全县生产总值近二十七亿元。但它的历史悠久，地灵人杰，民风淳朴。明清两代中进士十二人，举人九十三人，在海南享有“一里三进士”“父子进士”的美誉。它是琼剧的发源地，名伶辈出，素有“无定安

不成剧团”之说，被誉为海南“琼剧之乡”。全县经济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，工业欠发达。

但是，唯“定”有“安”的定安人把这些外面世界视为劣势的传统文化，当作精神命脉一样的优势来坚持、保护和发扬光大。工业不发达，也许经济增长会慢一点儿，但保护了生存环境，远离了大都市的雾霾。定安旅游景点，无论是“百里百村”、南丽湖、文笔峰，还是龙门冷泉，都是原始的、自然的、生态的，几乎看不到太多人为的设计与破坏。

每年农历二月或三月，当地最具本土气息的军坡文化节（庙会），敲打神钟，祭拜先人，千百年来它的重要性在定安人民眼中甚至超过传统的春节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县城东扩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县委县政府相继东迁至初七坡；随着县城继续东扩，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县委县政府再度东迁至塔岭新区。两次政府机构搬迁，都不是原地拆除再建，而是另辟新址，把原有的定安古城风貌一代一代地完整保存了下来，让后人直观地掌握自己的历史由来与变迁。

今天，大到治国平天下，小到修身齐家，如何才能有定有安和长定长安？当我们走在定安县城塔岭新区空旷整洁的大街上，感叹人世繁华的时候，当我们走进火山岩村看到黑暗潮湿的当地百姓居住的低矮房屋，感慨现代建筑奢华的时刻，当我们目睹历经九代繁衍、一木成林的亚洲榕树王的瞬间，我深深地感受到现代人类社会的幼稚与渺小。我们需要深入地学习定安的历史文化，从定安人身上汲取力量，让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国家与社会，甚至人类宇宙，都变得更加安定、美好。

（张隽，《中华读书报》资深编辑记者。）

《选自《人民文学》2014年第4期》

有一座古城

（散文诗）

■ 岑运雄

有一座古城，古时候曾经叫做定阳。人们现在习惯了当代的叫法，叫做定安古城。我早就想写一首关于定安古城的诗。写他的古老，写他的悠久；写他的文化底蕴，写他的古代繁华；写我的怀旧情绪，写我对古城的赞歌。昨天，我巡视了一趟古城，我惊呆了。我的诗兴没了，换成另一种感觉。我要写他的悲哀，写他的哭泣；我要写他的泪水，写他的孤单。古城告诉我：“有个上海同济大学的教授来看过我，说我自明代开始在此坚守，挡击倭寇，阻拦劫匪。看一江春水，载着一江船只，载着一代繁华。有我的船只，才有海口一天天的灯火聚集，才有一支支橹划过琼州海峡。几百年过去，我却被人冷落在此。我的城墙年久失修。我的门户，南门、东门被无情拆掉，只有北门还在，可是被现代高楼骑在头上，喘不过气来。西门，进出的人们也冷酷无情。城墙的身躯已经残缺不全，骨架也剩下无几了。曾听过有人要救我的呼喊，至今仍不见人来，我已奄奄一息。我的耀眼光环解元坊，被权势压在楼宇下，被横蛮堵住去路。我的孔庙圣殿，遗址在哪？有谁知道？”古城，选择的是沉默，是哀叹，是哭泣。我听着，听着，眼泪涌出来了，也只能暗自愤愤不平。谁来救他，我的古城定安？谁来救他，我的定安古城！

编者：本文作者系县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，县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。此诗可当保护文物提案。关于古城保护问题，群众意见很大，很多问题有待解决，文物主管部门对此应有回应。古城的保护维修，建议能提上发展县旅游业议程，以求妥善解决古城保护遗留问题。

